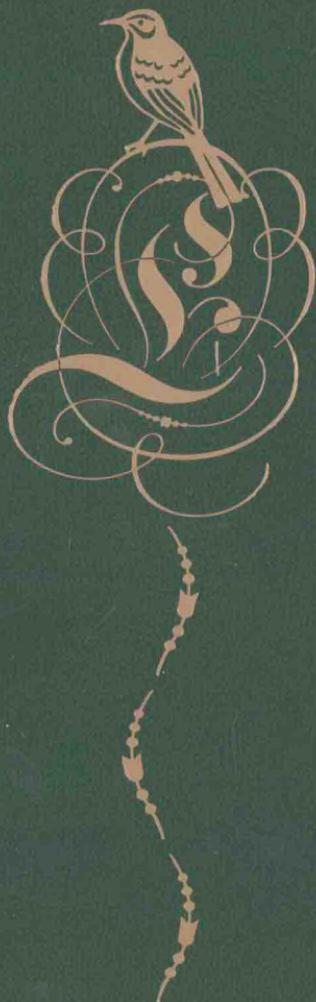


The Complete Works of Emily Dickinson

狄金森全集

卷四 书信



蒲 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Complete Works of Emily Dickinson

狄金森全集

卷 四 书信选集

[美] 艾米莉·狄金森 著

蒲 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狄金森全集

卷 四

书 信



卷 四

书信选集
大事年表

目 录

一 1842—1846

“……母鸡们蛋下得很好……”

I

二 1847—1848

“我现在真的在霍利约克山……”

13

三 1849—1850

“阿默斯特今冬喜气洋洋……”

29

四 1851—1854

“……我们也没有多少诗意，

爸爸已经认定

这完全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49

五 1855—1857

“去生，去死，用胜利的身体再去

攀登……不是小学生的作文！”

155

六 1858—1861

“发生了许多事情……好多好多—
一个个都历历如在目前，
写起来反而颇费踌躇。”

167

七 1862—1865

“或许你要见笑。
我不会因此却步—
我的事业是周缘。”

199

八 1866—1869

“一封信总给我一种永生似的感
觉，因为它是没有有形朋友
时的孤独的心。”

229

九 1870—1874

“生活使我心醉神迷—
仅仅意识到活着
就是莫大的欣喜。”

245

十 1875—1879

“自然是一座闹鬼的屋子—
而艺术——一座极力要让鬼闹的屋子。”

275

十一 1880—1883

“用哪个词我举棋不定，

因为我只能用屈指可数的几个词，
而每一个必须是首屈一指的……”

315

十二 1884—1886

“……信是凡间的一种欢乐——
众神却无法得到。”

367

—

1842—1846

“……母鸡们蛋下得很好……”

致奥斯丁·狄金森

1842年4月18日

亲爱的哥哥

爸爸打算去北安普敦并想顺便去看看你 我想我要趁这个机会给你写几句话—我们确实非常想念你 你都没法想象 怎么没有你 一切都显得那么古怪 不管你在哪里 总有欢呼声出现 我非常想我的同床伙伴 因为现在我很难找个人一起睡觉了 伊丽莎白 姑姑害怕一个人睡觉 所以维妮只好去陪她睡 不过我充分利用了我拥有的一个特权 每天晚上从床底下进行观察 就像你想象的那样 母鸡的情况很好 小鸡们长得飞快 我真怕它们长得太大 到你回家的时候你用肉眼都认不出它们来了 那只黄母鸡就要孵出一窝小鸡了 我们发现一个鸡窝里面有四个鸡蛋 我拿出来了三个搁到屋里去了 第二天我又去看是不是添了蛋 不但没有增加 连原来那一个也不见了 所以我想肯定有个臭鼬去过那儿 要么就是一只形同臭鼬的母鸡 我不知道是哪一只—母鸡们蛋下得很好 威廉每天往他家拿两个鸡蛋 我们这儿

拿五个或六个 地上卧着一只“爬爬”窝太高了 它们从地上飞不上去 我认为我们还得给它们搭些梯子让它们上 威廉在你走后找着了你没找着的那只母鸡和公鸡 我们星期五早上收到了你的来信都感到高兴 以后你的信必须写得更勤一点 有一天的禁酒宴进行得很顺利 除了拉维妮亚和我 全家人都去了 那儿有一百多人 学生们觉得这顿饭太便宜了 票价是半个美元一张 所以他们打算明天晚上吃晚餐 我想晚餐一定会很气派的 琼斯先生看了他的保险单 发现他的保险金是 8 000 美元不是 6 000 美元 这使他比以前心里舒畅多了 威尔逊先生和他妻子有一天晚上到这儿拿茶叶 他们星期三就要搬走了一他们打算把一幢快乐山住宅移到它的目的地去 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这幢房子实在够刺眼的了 所以我很高兴它总算叫人看不到也听不到了—我希望能把那些房子好好整修一番 我们大家都好 希望你也挺好—这儿现在天气很好 惠普尔先生已经来了 汉弗莱小姐可能明天到—蒙塔古姨妈—一直说你不出这个礼拜就会哭的 泽拜纳弟弟有天昏厥过去了 咬了自己的舌头—就像你说的真是个倒霉的日子 我想—没有什么事可说—等着你快快回信 查尔斯·理查森回来了 在皮特金先生的铺子里 萨布拉现在总跟着他 自从上次我想是星期天见到她之后她一直再没有见到理查森 如果她知道我要给你写信 肯定会让我代她问好—我必须就此住笔了—大家都把爱心送给你 希望你生活愉快—玩得高兴—

爱你的妹妹艾米莉—

原文只用了几个破折号。为了方便阅读，译文在该停顿的地方留有一字距离。

奥斯丁在将满十三岁时，被送到东安普敦新近捐款创办的威利斯顿学院上学。威廉是艾米莉的叔叔。

3

致简·汉弗莱

1842年5月12日

我亲爱的简

好久以来我一直盼你来信，但一封也没有收到。所以我鼓起全部的余勇，下定决心再做一次努力给你写几句话—我非常想见你，因为我有许许多多关于学校的事想告诉你—况且，你又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萨布拉有一枚美丽的戒指，是查尔斯送给她的，你对查尔斯和我一样了解—东安普敦的考试今天举行—奥斯丁今天晚上回家。爸爸得了风湿病去不了，可是妈妈已经和别人去了—今天真扫兴—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阵雨—你妹妹确实很好—我相信她今天下午就已经去南哈德利了—我一天比一天想念你，我学习的时候玩耍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亲爱的简—我希望你能给我写信—我想信比想一座金矿还要厉害—给我写信时我希望你能写封长长的信，把你所有的消息告诉我—你所有的朋友都送上对你的爱心，奥斯丁和威廉·沃什伯恩向你致敬—这个下午是星期三，因此就有讲话和作文—有个小伙子朗读了作文，题目是“三思而后说”—他描述了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种种理由—一个是一如果一位年轻绅士—伸出他的胳膊要换一位小姐，他又有一条没尾巴

的狗，并在一家小客栈吃住，那么三思而后说。另一个是如果一名年轻绅士认识一位小姐，他认为造化把她塑造得尽善尽美，那么就让他记住玫瑰下面藏着刺，我想他是天下最蠢的东西。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应当三思而后说——你和我在一起睡时，我们总是往床上跳，多痛快啊。我真希望你能来阿默斯特看望我并多待一段时间——你的拉丁语学得怎么样？我恰好在你过去学习拉丁语的那个班上——除了拉丁语我还学习历史和植物学，我确实很喜欢这所学校——你的妹妹向你全家，向她在那认识的每一个人献上一片爱心——我的花草长得很好——你知道奥斯丁老想的那只漂亮的老公鸡——别的鸡跟他打架把他鸽死了一尽快回信——我现在想不出其他可说的话了。你亲爱的

艾米莉

简·汉弗莱在上阿默斯特中学时曾住在狄金森家。信中提到的几个人都是学校里的朋友。

4

致奥斯丁·狄金森

1844年秋

亲爱的奥斯丁哥哥

因为贝克先生就要启程直接上你那儿去，我想应该写几句话通知你一下，如果后天气好，我们就都来看你，但你千万不要想得太多，因为也许那天刚好下雨，把我们的计划全搅了。如果天公不作美我们不能去，爸爸说你可以星期六回家来，如果我们

不能来他就会为你做来的安排，并且写信告诉你。

我上了歌咏学校。伍德曼先生举办了一个很愉快的星期日晚会，他办了一所很大的学校。我想你回家后一定也想去看看。昨天晚上我们这儿霜特别厚，地都冻了一冻得很硬。我们大家的鼻子都冻得生疼。妇女会明天要在我们家聚会，我希望我们会有一次非常愉快的聚会。要是你在家，那就十全十美，没有一点问题了。我们很想收到你的来信，如果你有时间，我希望你能写上几句让贝克先生捎来。妈妈说，如果你的袜子有什么不合适的，希望你包在一起让贝克先生捎回来。随信寄去我们的爱。

你亲爱的妹妹 E

如果我们星期三不来，就可能星期四来。要是再不来，爸爸会给你写信的。

奥斯丁当时是威利斯顿学院古典系的学生。

13

致阿拜亚·鲁特

波士顿，1846年9月8日

我亲爱的朋友阿拜亚。

我接到你那受人欢迎的信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不得不请求你的原谅，我想你那颗善解人意的心一定不会拒绝的。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让我耽搁了这么久。进入晚春以来我的身

体非常不好，整个夏季仍然如此。你也许已经听说了，亲爱的亚当斯小姐在阿默斯特执教，正因为如此，上一学期我特别想上那个学校，而且我确实上了十一个星期，学期末尾我身体状况太差，不得不离开学校。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离开了学校，被人看成了一个病人，但我的健康不能总让大家担心，因此我做出了这样的牺牲。我剧烈地咳嗽了几个星期，嗓子说话都很困难，身体很虚。我离开了学校，有一段时间除了坐车在田野里逛逛，什么也没干。现在我已经彻底不咳嗽了，别的不适的感觉也都没有了，所以身体很好，很结实。我的健康状况影响到我的精神，有一个阶段我情绪低落，现在由于恢复了健康，所以又显得意气风发。父亲和母亲认为进行一次旅行对我会有好处，因此，我上星期去了波士顿。我乘车旅行真有心旷神怡的感觉，现在我心情平静下来了，如果在城市里能有这种心境的话。我正在姨妈家做客，我很快乐。我说的是快乐，不是吗？不是不快乐，而是很满意。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两个礼拜了，在这段时间里，我耳闻目睹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也许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度过这段时间的。我去过奥伯恩山，参观过中国博物馆，到过本克山。我还听了两场音乐会，参观过一次园艺展览。我还爬到州议会大厦的顶上，你能想到的地方我几乎都去过了。你去过奥伯恩山吗？如果没有，你就可以从我这儿得到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那就是—“死者之城”。看起来似乎大自然造就这样一个地方是有一种明确的想法的，就是要给她的孩子们安顿一个安息之所。在这儿，他们尽管疲惫沮丧，但可以舒展身子躺在亭亭如盖的柏树底下，可以合上眼睛“安宁得像长夜的酣睡或夕阳西下时的花朵”。

中国博物馆真是奇妙无比。有千姿百态的蜡人造型，跟中国人一模一样，身着他们的装束。还有不计其数的中国工艺品装点展室。有两个中国人负责这个展览。一个是中国的音乐教授，另一个是书法私塾的教师。他们都很富裕，都不用去劳动，但他们也照样抽鸦片，他们心里也害怕继续抽下去会毁了他们的性命，但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法打碎“习俗的桎梏”。他们扔下了一家人来到了异国他乡。他们现在已彻底戒了鸦片。在他们的性格中有一点我很感兴趣，就是他们的克己精神。音乐家一边演奏两种乐器，一边进行伴唱。当这个业余乐师弹奏时，我强忍住笑容以保持严肃。他非常客气，给我们弹了几首他的地方乐曲。我们只能忙不迭地表示我们由于他的演奏而颇受启发。那位书法大师不停地把索要字画的人的姓名用中文题写到上面——每张收费一毛二分五。他总是有求必应。我为自己和维妮要了一张，我觉得这些字画弥足珍贵。你现在还在诺里奇上音乐课吗？我现在不上课，但我回家后想上。

是不是九月已经来了？夏天过得飞快，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向天国汇报这荒废的时光的？只有永生才能回答。寒来暑往，光阴似箭，常引起了我严肃的思考，为什么我们不努一把力更好地利用一下呢？

诗人大力强调说，“只有时光流逝后，我们才开始对它留意。然后把它予以表示，就是人的智慧。不给任何时刻付费，除非要买它的价值，而它的价值何在，问临终卧榻，就见分晓。与时光分手如同与生命分手，十分勉强。”于是我们在利用时间方面有比男人更高的权威。因为上帝说过“趁白日做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让我们共同努力，更加

勉强地与时光分手吧，目送那飞逝的瞬间的翅膀，直到它们消逝在远方，直到新来的一刻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并非对所有重大问题漠不关心，亲爱的阿拜亚，你在信中屡屡亲切地引起了我对它们的注意。但我感到我还没有和上帝和解。我仍然不了解一充满你心中的快乐的情感。我对上帝和他的诺言深信不疑，充满信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世界在我的情感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上帝召唤我去死的话，我觉得我还不能为了基督而放弃一切。为我祈祷吧，亲爱的阿拜亚，让我进入那个王国，在天上金光闪闪的庭院里给我留个房间吧。你为什么不来阿默斯特？我再次渴望见到你，想把你拥入怀中，告诉你我们分手后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个秋天你一定要来，在我这儿待上好长一好长的一段时间。你难道不愿意来？你来过以后，阿默斯特发生了许许多多变化。许多当时青春年少的人已经报销了，而且“吊丧的在街上来往”。当我离开家去看望阿比的母亲和兄弟时，阿比还在阿索尔。她很好，并且和以前一样可爱。她不久就会给你写信。阿比和我畅谈了咱们和萨拉、哈蒂·梅里尔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噢！倘若我们再能相逢，我付出什么代价都行，亲爱的阿拜亚，一定赶快给我来信，信还要写得长一很长。千万别忘了一！！！！！

你的好朋友

艾米莉·E·D

上次见到萨布拉·帕尔默时她很好，她谈到要去费丁山。她现在说不定已经在那儿了。你难道不认为这刚刚过去的夏天热得异常吗？上星期我是热得够呛。九月份还有这种天气真叫人奇怪。上星期波士顿死了一百多人，大部分是酷暑造成的。我们那位老教师泰勒先生，毕业典礼那段时间在阿默斯